



02304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 內分四卷

臨漳陳 淳安卿甫著

宗齋文芳蘭畹重刊

書問卷一

初見晦庵先生書

十一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陳淳謹齋沐裁書百拜請儀灑掃之禮于判府寶文侍講先生門下淳竊嘗謂道必真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疑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沒天下貿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斯道有傳而正學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見知聞知代不乏人然淵源純粹精極真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當今之世捨先生其誰哉而天下學士有志於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亦誰與歸哉淳窮鄉晚生愚魯遲鈍居於僻左無明師良友不蚤聞儒先君子之名自兒童執卷而世儒俗學已蠱其中窮年兀兀初不識聖賢門戶爲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得先生所集近思錄讀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爲近世大儒而於今有先生然猶未詳也自是稍稍訪尋其書問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語孟精義河南遺書及文集易傳通書與夫先生所著定語孟中庸大學太極西銘等傳吟哦諷誦反諸身驗諸心於是始慨然敬嘆當時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師友淵源之盛抽關啓鑰如此之至而重自愧覺此身大爲孔顏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精切的寶明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旨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自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至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然求於書未如親炙之爲浹洽徒言之誦未若講訂服行之爲實益故愚生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竊不自量嘗欲盡屏世學奔趨席隅面領其梗槩然後退而結茅於清泉茂林以畢其業而終吾樂獨柰何事與心違家窮空甚無千里裹糧之資而二親臞瘠又日奪於仰事不給之憂泪没乎科舉干祿之累而於此第竊有志焉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今三十有二矣十年之間但粗獵涉悠悠蹉跎若存若亡枉逾夫子而立之年未免曹交徒食之計良心蕪沒百無一就駸駸下流甚懼甚恐去年秋賦蚤緣有臨安之役自謂是行也此累了未了其歸也道武夷當徑走五夫職洒掃於墻仞之下以紓其所素願不謂命也天窮舊累依然而先生又此來矣淳始聞之歡

欣鼓舞謂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今乃得親睹儀形於
州閭之近殆天之賜歟既而又自疑曰先生郡侯也淳郡
之一賤氓也貴賤之分有等且侯門如海府吏森嚴如戟
問學若之何而通請益若之何而便講論若之何而歎故
又遲遲者累月屢進而屢越超然是學不可一日廢而見
賢之心油然而動於中終有不容遏且人生聚散不可期幸
與賢者並世而生而邂逅又如此其密邇人未有拒我之
形吾逆爲之辭以自止是果於自暴自棄者也况先生以
道學爲天下宗師旣不得盛行於時猶當私淑于後樂育
善誘循循不倦夫豈以鄙夫互童而遽棄之然公庭不敢
私請輒冒昧先此導意併錄舊日自警之章列于別幅以
爲贄先生儻以爲可教而進之俾獲預鑪錘之末稍不失
爲君子之歸是所願望若不遇焉則亦命也安愚分退守
窮廬只遙望門墻以自攷而已敬恭俟命不備

詩見第一
卷今編入

末
卷

孝根原

爲人子止於孝近因讀事父母幾諫至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等章極索玩味似畧見根原確定處未知是否試一言
之夫人子於父母其所以拳拳竭盡如此篤切而不敢緩
極至而不敢少歉者是果何爲而如此也非父母使我如

此也又非畏父母而然也又非冀父母於我如何也又非
吾身自欲如何也又非聖人立法使人如此也又非畏神
明譴之鄉黨議之朋友責之而然也其根原之所自來皆
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當然誠自有
不容已處非有一毫牽強矯僞於其間也蓋天之生人決
不能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產決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
天下豈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而其所以由胞胎
而生者亦豈子之所能必而亦豈父母所能安排計置乎
是則子之於父母信其爲天所命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不
能無俯仰戴履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不能一日而相離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四

如欲離之必須無此身而後可然人豈能無此身豈能出
乎天理之外哉旣不能無此身不能出乎天理之外則是
決不能一日而相離旣不能一日而相離則決不可以不
竭盡決不可空負人子之名於斯世決然在所當孝而決
不容於不孝且如君者以天下奉以天下養父母之下唯
子而已不以子之身勤勞奔走以事父母更教誰事哉設
或使人爲之豈理之宜乎或親焉不免勞於自養豈事之
安乎况子之身又非子之身父母之賜而天所與也天之
命爾爲人子者果何謂父母之生爾爲子而字育惟謹者
果何爲壯爾體強爾力是豈欲使安閑空飽飫於天地間

而全無所事乎則人子之竭力以盡所事於此豈得爲過分乎維天於穆天命流行不曾停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奔趨督趣乎其後往者不可以復反老者不可以復壯則親不可得而再事亦不可得而久事是豈可逗留於前私竊自怠若挨推不行而格其於穆無疆之大命哉萬一大願未償終天之隔雖欲孝誰爲孝豈不爲大欠缺大悔恨耶此仁人孝子所以必汲汲急於兢兢愛日無所不自盡奉天命而不敢稽恭天職而不敢惰如執玉如奉盈如養嬰兒無跬步不切於心蓋必如此然後吾心始安俯仰無愧方足以償願塞責而恰得謂之人子不然則爲天地間有罪雖安鬚眉面目立於人類中不得名之曰人子是無父母而生之人矣卽是而觀爲人子止於孝其根原豈不昭昭可見乎夫豈自外來乎夫人孰有加於此者乎是豈不爲人道大本確然終其身而不可易者乎妄論如此幸望裁教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又嘗因是而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根原所自來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強爲者併一言之未知當否夫天生人羣然雜處愚智不能皆齊不能以相安必有才智傑然於中爲衆所賴以立者是君臣蓋天所命自然如此也

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君君臣臣之所以當義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陰陽合德然後能生成是夫婦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亂則夫夫婦婦之所以當別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雖由父母之胞胎然決不能一時羣生而並出必有先者焉有後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則兄弟之所以當友亦豈自外來乎人之生人人必與人爲羣決不能脫去與鳥獸爲伍於是乎黨類儔輩成焉是朋友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則與人交之所以當信亦豈自外來乎夫君臣夫婦兄弟朋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六

友旣皆天命所必然非由外而來則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決無所逃於天地間亦決不能一日而相離天下豈有離君臣離夫婦離兄弟離朋友而逃於天地之外絕不與世接之人哉俯仰戴履旣不能離此而兀然逃於天地之外絕不與世接則行乎其中其所當義當別當友當信決不可不隨處各有以自盡思以奉天命而共天職不然憚於爲義而事驕諂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君臣而以私意爲君臣矣豈天地統攝之權所寓哉憚於爲別而事淫欲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夫婦而以私意爲夫婦矣豈天地生化之根所寓哉憚於爲友而事爭鬪則是不循天命之

正爲兄弟而以私意爲兄弟矣豈天地之序所寓哉憚於爲信而事機詐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朋友而以私意爲朋友矣豈天地並行教育之道所寓哉

事物根原

又嘗因是而推之事物之間其根原之所自來皆天也請併折衷其當否焉夫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獸之禿其髮則欲使人莊以冠身不能如禽獸之毳其毛則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獸之剛其爪甲則欲使人束以屨則正其衣襟冠屨乃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若裸袒禿跣則豈其天而專事華靡之飾亦豈其天哉天之生人賦以臀欲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七

使之能坐賦以足欲使之能立則坐當如尸立當如齊亦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若箕踞跛踦則豈其天而專事釋子之盤躡亦豈其天哉天於人饑不能使之不食渴不能使之不飲則飲食者乃天所以使人充饑渴之患者也若厭之者爲道家之辟穀而溺之者又窮口腹之欲則豈其天哉天於人晝不能使如夜之晦夜不能使如晝之明則晝作而夜息亦天所以使人順陰陽之令者也若晝而爲宰予之寢夜而爲禪定之坐則豈其天哉以至頭容之所以當直目容之所以當端手容之所以當恭口容之所以當止皆莫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必偏其頭側其目參差

其手飄搖其吻而生者矣視之所以當思明聽之所以當思聰貌之所以當思恭言之所以當思忠皆莫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必瞽其視聾其聽槁其貌瘖其言而生而其所以視聽言貌非禮之具亦必元與形俱生矣又至冬之所以當裘夏之所以當葛出門之所以當如賓承事之所以當如祭見齊衰之所以當變冕瞽者之所以當貌鄉黨之所以當恂恂宗廟之所以當便便亦無一而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元必皆無是等事而吾身之所接元亦必不復與是遇矣由是而觀凡事物所當然皆根原於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強爲決不容以忽而易之者人之所以周旋乎其間只奉天命而共天職耳苟於此而容其私心便是悖天命而廢厥職不審事物間只如此推之是否

仁

仁字近看未審認意定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而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欲欲朱子全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絕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

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事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媿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稍照覺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處便私

朱子全集下
又有私字

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

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

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

已上五見朱子全集答陳安卿

書商三子及夷齊雖皆許以仁然非正許以全德釋其辭

意皆是從一節上說來但五子於一節上各做得極皆真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九

誠爲之有以不哂乎其全體故孔子因各隨事稱許非若聖人大成地位其辭直截而無委曲也如顏子不違仁雖未端的許然辭意無所偏指較之五子却是具全體而聖人大成之亞也

仁者固是能好人能惡人公平無私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心終較緩好人之心終較速

恕

恕固是推己及人若不真識恕只管泥推己及人則又拘拘說恕字骨不見得曾子所解貫字廣大也淳近覺此大意只是我這理流注去到那事物處但仁是流去到

便熟滑恕用推方到較生澁所以恕爲求仁之方者只爲事事物物間易爲私欲所隔有不到處便要得逐一推引這天理出去流注到那事物使千條萬緒無所不貫也然亦不必須是待人接物處凡行止坐臥但少有一念之私理便隔絕便是不恕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固敬也而亦莫非恕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固仁也而亦莫非恕也凡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無一事之非恕也不審如此體認意有差錯否又聖賢言恕多只就所欲字上言之如何是此處見心之所存爲切否

忠恕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十

程子說忠恕以大本達道爲言只是借中庸此字言之其意自不同否蓋中之爲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忠之爲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處真實無妄爲言徹首徹尾無間於已發未發但就忠恕分別則忠主於心言恕通於事言然忠之徹首徹尾當其爲忠時恕便包在其內及到那恕處這忠底又只在也如天命流行不已自元至貞生物都包在其內而萬物生生各遂處不已之命又只在也其實難截然分成兩段去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以上問目一卷文公先生答書云所示卷子看得甚精

密按舊本下有因時久答其外舅李文書云安卿書來
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皆未有及之者知婚期不
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
又朱子全集答晉江楊至之書末云漳州朱飛卿近
到此病作未能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
也今並附注以見文公之亟稱北溪先生如此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卷一終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一

書問

十一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

臨漳陳 淳安卿甫著

宗裔文芳蘭畹重刊

書問卷二

詳論夷齊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淳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土田則實自天子錫

故

朱子全集無土田至錫故九字

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

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而無忝

朱子全集作繳

然後於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焉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其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王而撫國也此皆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皆各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卽乎吾心之

安蓋不如此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于王法也豈得爲愛國之正乎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得之

朱子全集下有但字

更看求仁得仁處

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意

來教云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淳詳此竊謂聖人安得有憤只是做事與衆超越做便做得極誠懇篤切如恐不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及便是憤既誠懇篤切則於事便做得徹底竭盡無遺恨及事既了便稱意心得志滿慊快充足有樂底氣象逐事皆有憤樂憤在事方切之際樂在事既透之後惟真能憤然後真能樂不憤則事不極盡而中有愧悔安能樂然日用間應接酬酢自朝至暮事非一端方其爲此一事時其憤其樂如此及又一事來其爲之依前又如此其憤既做得透了依前又如此其樂每事皆然一憤一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工夫循環無所間斷不知有歲月之逝此便見好學之篤而爲聖人之謙處若通以終身言之則憤短而樂長只於童年志學時是有所發憤處自既立以後如不

惑知命耳順從心則皆其所以爲樂之地故不知老之將至一句誠着不得而亦不見其爲自貶之意矣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詳寤寐動靜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

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

熈朱子全
集作灼

然呈露有苗裔之

可尋如一陽復後萬核

熈朱子全
集俱作物

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

感所以爲妙而於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
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月萬核之生性不可窺其朕
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
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則是
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
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
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

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
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
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
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
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兩動之兩靜之朱子全集俱作之動
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
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
之主而衆人則雖同雖同朱子全集作雜字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
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四
詳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註謂盛德之容中正和平
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
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
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團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
指本不可指定爲說但學者以己意強爲之形容如是今
且就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
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
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
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

順恭者陽之生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益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之也

文公先生批云如此推得亦好

詳匡人不能害孔子意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已而必又有戒畏之心往前看得偏重了所以一向不通後來乃覺彼此皆渾淪是天處蓋此處以大綱言之斯文未喪固天意在我而匡人決不能逆天矣聖人於此更不復疑懼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然就其中細論之吾無以致之而彼無故而來莫之爲而爲是亦天也吾又安可輕自恃哉故聖人於此又必戒謹而不敢忽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二者並行而不悖便見聖人之行縝密無縫罅而左右動無非天處豎看橫看道理便不偏着在一邊不審是否

前節天在我後節天在彼 文公先生批云是

詳高堅前後意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從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卽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元妙耳高是理

義原頭上達處

如性天道所由來

堅是理義節會難攻處

如數端參錯盤

根錯節處

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

如一彼一此亦時中之類

仰者望而莫

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認

認朱子集作視

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功憤悶懇篤之際而萬疑畢

湊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

子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

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

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高堅前後

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

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心悅懌雖欲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六

罷而自不能以己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

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為

前後高堅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大明之中觀

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然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

確定而無纖毫疑礙遺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

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

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

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

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

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卓爾卽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
高底今從頂徹底皆分曉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
堅底今皆融判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
捉摸兩不定底今則前者的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
後者的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
別有所謂卓爾也

按朱子全集此段係文公批語
頂作頭曉作明的見俱作灼見

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
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
似未是皆捉摸不着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
諸家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便
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七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

是朱子全
集作至親

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

思

詳逝者如斯夫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體無一息之停其
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
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
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

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道朱子全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

楊氏此章有不逝之說亦猶

朱子全集下有解字

中庸說死而不亡

之意皆是墜異端處

文公先生批云此亦得之 又按朱子全集云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非道體乃與道爲體者也可更詳之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詳學道立權章集註

學道立權章集註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前事既篤信然後能好學也今於此朱子全集作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却言信道篤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章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爲切否

文公先生批云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此章又舉楊氏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則是中在先如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則是權在先不審中與權先

後果何別莫只是同時事不可分先後否蓋中之在事物
卽其恰好處而無過不及者也權則稱其輕重而使之恰
好無過不及者也故中者權之極極猶屋極之極權者中
之則則猶準則之則中所以行權權所以取中論理則知
中然後能權就事則由權然後得中猶之秤焉或斤或兩
莫非有中也然必識斤兩之所在然後能以權而稱能以
權而稱然後物之輕重得其斤兩之平矣

文公先生批云是

禱是正理

前承教子路請禱處云禱是正理自合有應當思之周公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九

請命而王乃瘳成王出郊而天反風耿恭拜井而泉出庾
黔婁稽顙北辰而父疾愈與王祥雙鯉姜詩井魚等類其
所以必如是而無不應者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
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之心則又爲理氣之主而精靈焉
隨其所屬小大分限但精誠所注之處懇切至極則是處
理強而氣充凡我同氣類而屬吾界分者自然有相感通
隨而湊集之以此見實理在天地間渾是一箇活物端若
有血脈之相關者矣雖然亦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必然
而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則非其常而不可
以常法責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覲其所難

必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聖人千言萬語皆從大體中發來

聖人千言萬語雖或至粗至淺至近至小處無非從大體中發來就一語上直而觀之亦可見妙道精義橫而觀之則與其他萬語無不旁通貫串其於行也亦然猶天地生物雖一草一木之微皆從大氣中流出就一草一木上直而觀之亦可見造化之神旁而推之與萬木生理無不相通又如斐然千絲萬縷皆從領上係來就一絲直而尋之亦可見大綱所在橫而推之則與萬縷無不相聯屬故一不可闕而萬不可厭以一爲足而忽其餘則見不廣以萬有餘而畧其一則識不周不審是否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主敬窮理克己工夫

主敬是日用間動靜不可間斷要切工夫其次則窮理克己又其相須也蓋敬者生道也心之所以常惺惺不昧而天理之所以聚也必主焉則專以是爲重常存於中爲此心之鎮而無少時之不然也無事而主乎敬者所以醒定其未發有事而所主之敬不弛者所以齊整其已發未發者醒定則天理昭融於方寸有以涵夫動之端而其發也

必齊整已發者齊整則天理森布於事物各不違其靜之則而其復常而爲未發也又益醒定矣一動一靜只管如此循環去然亦豈一時暫爾之敬而遽能爾哉平時之學苟惟一理之未瑩則未發雖醒定而其中已有是一理之欠其中旣一理之欠則所發雖齊整而亦必有乖礙不中節之處矣一私之未克則未發雖醒定而其中已有是一根之伏其中旣一根之伏則所發雖齊整而亦必有不覺乘間爲事之累矣故平時之窮理克己非主敬不能而亦所以維是敬也蓋敬貫動靜而窮理者又所以栽培其未發而精明其所已發克己者又所以隄防其未發而洒落其所已發平時之窮理克己所以爲今日未發已發之址而今日之窮理克己又所以爲後日未發已發之基理之窮也日益精則敬之致也日益密而動靜灼然純天理之公己之克也日益力則敬之存也日益固而動靜粹然無人欲之間夫是以未發之前全體完瑩而真有大本之中已發之際大用通暢而實得其達道之和矣此心地上工夫之大槩動靜無端與日周流至死而後已也

文公先生批云亦善

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

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如是之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物其感應之理必如此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意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十二

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皆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然而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則當靜其當動當靜朱子全集無其當動當靜五字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也其所以能親親仁

民愛物者理也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其必親必仁必愛朱子全集無其必親必仁必愛七字者亦理也在親

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

事皆自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

事言者尤尤朱子全集作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理理朱子全集作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

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歟
文公先生批云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後來看得且要見朱子全集下有得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早見

朱子全集早見作果字得不容已處則自可默會矣

詳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意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李丈丈朱子全集作公前所問蓋以人

子全集字統統朱子全集作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所以轉見不通

淳朱子全集無所以轉見不通句於淳字下有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為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

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等句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人

朱子全集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

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

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

着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

之何而謂之仁也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廓廓朱子全集作

密然瑩淨光潔徹表徹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

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中中朱子全集作寂而未發也惺惺不

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

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

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而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

此體公之所以爲仁而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

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二

書問

十四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

雖公而不仁矣

按此卷書問多互見朱子全集五十七卷答陳安卿諸書中但細校兩集似朱子集多載前次之問而北溪集多載後次之問如問夷齊問發憤忘食等章本集俱載來教云云已將朱子所答詳叙其端又如問子路請禱朱子集凡四五條而本集亦唯載最後一問謂前承教禱是正理云云竊意先儒之書以明理爲主有其問已合而不及後問有前問者故朱子集多載前問之語而或有不後問者則不必更存前問故本集多載後問之語亦有無後問而不載前問未合之語者或以所答之語間有發明于講義答問等書乎茲仍本集所載之舊其餘問目尚多未便更補唯兩集俱載者或直據朱子集增刪或附註異同于下庶可互相發明矣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卷二終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

臨漳陳淳安卿甫著

宗裔文芳蘭畹重刊

書問卷三

詳顏淵問仁段

孔顏答問爲仁一段嘗思之有理氣之分蓋人受天命而生必得乎其理以爲性曰仁義禮智而皆具於心必得乎其氣以爲體曰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屬而皆具於身仁卽此心所得天理之全體而主於愛常生生不已而包乎四端猶天道之元而包乎四德也禮卽此心所得天理之節文而主於敬所以常生生不已上繼乎仁而下包乎義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書問

智猶天道之亨卽元之始通而兼乎利貞也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欲卽所得形氣之私而主於有我卽所謂己者而氣之所稟有雜深之不齊則欲之所感又有淺深之一矣人惟天理私欲二者並行乎性命形氣之間而又日接乎事物無窮之境是以性命常易爲形氣揜而天理常多爲私欲屈故耳目口體之屬往往偏爲己意之徇有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此心漠然無以帥氣統形而御夫物殆將顛迷錯謬無所不至而萬善皆於是乎廢矣此聖門之學所以必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聖人所以必以克己復禮一言而斷之而於是一言之中所要又在

克己而所主則在復禮誠以己者吾身病仁之總目非他病之比而禮於仁爲切近在吾心天理有持循之實非如義智之裁可否別是非介乎兩端而未專於天理之守也故克去有己之私以復還乎是禮之本然使日用間天理常爲主而形氣每聽命焉則吾心常清明端肅無一動不合乎節文之正而人欲無得以干之則此身純是天理而仁之爲體不離乎是矣至其所以爲克己復禮之目則又不過乎勿爲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夫目視耳聽口言固也若動則兼乎內外而七情之所萌四肢之所運也四者皆形氣之所爲而與心相應者也視聽則自外入而感於內也言動則自內出而應於外也視聽言者發其端也動者成其事也四者視爲接物之先而聽次之然後繼於言而卒於動也亦有各司其一而各自爲一病者亦有因其一而動卽隨者要之四者足以該吾身之用而吾身日用所以爲天理人欲出入之階者亦莫要於是四者矣自一而入者病未蔓四者叅合則病根深非禮者卽形氣之私欲所謂己者而天理之反也非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己而不以理也以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理而不以己也出乎己則入乎理出乎理則入乎己以理者性命之正所當然然而形氣順從者也以己者形氣之私所欲然而然

而性命受制者也勿卽克之事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卽克之謂也以禮而視聽言動則復禮之謂也曰克曰勿曰復曰爲二者操縱之間又吾心所以爲主而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也彼克則此復一長則一消茲又顏子用力所致謹處如臂之屈伸在肘如舟之縱橫在舵如中軍之進退在將而於所謂勿者又以見物欲本自外來吾心非預內蓄而所以爲克之功初不用窮其巢穴而驅除之而亦非有斬伐攻戰之勞也截然一段已往之放心置之勿論只據今日見定求仁一念之頃此時此心全然清明無一點私欲自此而往於非禮但勿更爲之而已一刻如一刻而常相接續一日如一日而常無間斷由是歲復歲以終其身焉則渾然天德矣是其名義豈不甚精而爲力豈不卓然從容不憊哉雖然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機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亦何以精其克復之功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亦何以勇其克復之力惟其知之也至明則表裏隱顯小大精粗釐分縷析無不瞭然如辨白黑而不可亂又焉有人欲與吾天理混哉而又濟之以至健則割所愛如所仇捨所難如所易如一

劍之斷蛇更不復續如洪爐之黠雪消鎔無迹如決洪澗下臨萬仞之壑沛然誰能禦之而又焉有人欲爲吾天理病哉然夫子於此直曰克己復禮爲仁止於行而不及知者非偏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若是其速而無循序之漸者非徑也此蓋物格知至以上之事卽顏淵學力所至而語之而惟顏子足以聞此未至乎此則遲速深淺不諳其所自而必有疏濶滲漏之功矣若在學者雖不可以高躡徑造而亦不可以畏憚退縮而不務勉行之實也

己一名含二義

何謂己者身之私欲蓋己一名而含二義一以身言之如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書問

四

下文由己之己與求諸己之類一有私之意焉所謂有己之私卽此克己之己與至人無己之類亦猶我之爲言一以身言之如萬物備我我欲仁之類一有私之意焉所謂有我之私如毋我之我也

詳克齋記克己乃所以復禮句

克齋記云克復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復禮之功也嘗以是說驗之見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天理未的見此爲一處竊恐自質美而未學者言之則爲二事蓋其質美不逐人欲矣而未之學則亦無進天理之功故旣

克人欲於彼而又須復天理於此當兩其進也若自求仁者言之則只是一事蓋其平日用心所主者在天理惟病人欲之絆累而不得快於進爾今既克去人欲則天理無所累而所進自不可禦矣是所謂克己乃所以復禮也又嘗細考之有能去人欲矣而未能復天理則是所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實只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真去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於冥冥之間似病不病正如瘧疾人寒熱旣退矣而精神猶渾渾不爽若病不病便是病猶在隱而未全退也假如人欲無別惡候只此不進天理亦是怠惰之私爲病形氣尙爲主而天理尙爲客也

克己復禮須知二而一一而二

克己復禮須知二而一一而二者也蓋克己是去人欲於彼復禮是復天理於此此二也然二者相爲消長猶陰陽寒暑彼盛則此必衰絕無人欲則純是天理故去人欲是乃所以復天理而實非有二事此二而一也二者雖同爲一事然亦須有賓主之分天理主也人欲客也復天理主事也去人欲客事也吾日所重者當以復天理爲重以爲用力歸宿之地而去人欲以會之爾於其去人欲也又每提天理使卓然清明不昧則權在我而所克也有統亦自

不勞餘力矣非謂止務克人欲更不必及天理則天理自復也此一而二也

一日克己

當是時顏子固已知至聖人更不待說知一節而與直說克己工夫然於所謂己者在顏子分上亦已自去七八分過乎大半無粗厲之顯過了所以夫子假設而激厲之有一日克己之說未爲徑快疏畧而在顏子剛勇手段若責一日工夫亦真足以承當必能一日掃除得盡而不爲虛此語也若在學者致知工夫未到克己工夫亦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則一下安能頓然盡知己私於隱微將從何所一併下手使徹底淨盡於一日之內而無遺餘哉

仁禮

仁者心理之全體禮者心理之節文全體者節文所合之本統也節文者全體所分之條派也故竊謂仁者禮之會而禮者仁之達仁者禮之會明道所謂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伊川所謂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是仁也禮者仁之達橫渠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顏淵仲弓資稟

顏子有清明剛健之資可與大有爲故告之以克復之事

仲弓資稟安靜篤學惟可與謹守故告之以敬恕之事顏子若不告以克復而下從仲弓位則是以千里駿足而舛之牛車之下也仲弓若不告以敬恕而上躡顏子等則是以閑習南畝之才而責之騰踏千里也惟各隨其資之所近而語之以理之所契雖其爲說有淺深高下之不同而所以切於二子之身各得以持循据守而進道入德則均矣

二說若就仲弓言之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端莊恪謹之容如此蓋有睟面盎背周旋中禮氣象非平時主敬於中有素者不能也己之所不欲者非吾本心天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書問

七

理之誠也必禁而絕之勿以施之於人則凡其所以流通貫造於人者必皆吾本心天理之誠然而恕之道也敬者吾心之所以生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誠能主敬持己若是其篤則私意無所萌於內矣行恕及物若是其實則私意無所形於外矣內外無私意則純是天理而仁在是矣又何有所謂己而又何待於克爲哉此夫子所以使仲弓必從事於此其用功亦可謂直而約矣雖不必事顏子之所事而亦未始與相戾也若就顏子而校之則彼敬固足以無私於內矣然平時私意之未克則所以爲敬者亦將徒爲是矜持而未必合乎節文之

正也彼恕固足以無私於外矣然平時私意之未克則所以施其所欲者未必理之正而禁其所不欲者未必理之非也故敬恕但渾淪其功而已不若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於心地上工夫爲親切也敬恕但以善養而已不若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四目中特不過其非禮勿動之二爾又不若克己復禮規模之大而無所不總也出門使民推己施物所指言者皆詳於顯而畧於隱重乎外而簡乎內又不若克己復禮條理之密而不容有滲漏也蓋一則鞭辟入裏之功而一則持養放出之事一以上達天德而極高明而一以下學人事而道中庸其等級大不可以同日語在顏子正明道所謂學質之美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者仲弓則其次之莊敬持養者及其至則一也然在學者則亦不容有輕重之別當隨所在而交致其功日用間覺其有人欲則克之見其爲天理則循之持己則主於敬而接物則行夫恕彼此均無所偏遺然後吾爲仁之功可以無隙漏而二子之長皆集於我矣

語司馬牛又下於雍

語司馬牛之說又最下於雍矣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以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則彼之

躁必不能自覺將終身爲此心之累而仁無由可達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反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譬如人身之有病未論其證之大小善惡但或有一指之腫一足之廢一目之盲一耳之聵或肺之逆或脾之刺或胸腹之痞或腰背之疼或小腸之泄或大腸之秘或寒熱吐利之行或癰痔癩癩之作纔一有攻注作梗便通一身氣脈俱爲之牽引不寧而爲此身對頭之患當是時雖有神仙補養延年益壽之奇劑妙訣皆爲無所用矣故必須先去其見在之病使吾身泰然無所礙然後神仙方劑可得而餌而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書問

九

延年益壽之訣可得而服也雖然聖人斯言固爲切牛之病而發若就其言而究之則至理亦不外是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關吾身日用爲甚切其心敬則其言不易而言之易則心不敬其行謹則其言不輕而言之輕則行不謹惟內外本末交相養心常主敬而行常致謹然後言由中出而動必顧行自然簡重而不易其發茲豈易及之功哉而牛少之疏濶甚矣此在顏子克己目中卽非禮勿言之事但其所主不同耳顏主於無所私牛主於無所放若在學者則尤不可不以爲切身之戒苟或未能去牛之病而輒欲效仲弓之敬恕顏子之克復其亦將如之何哉

三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

三仁夷齊之仁各隨其事看皆是當理而無私心所以皆謂之仁然與顏子之仁與雍也未仁等相參校又覺仁所係甚大非全體不足以當之又未見二說相通為一處不審如何恐三仁夷齊之事皆是身分上大節目處因此以見其心之全體而顏子未遇事變只是暇日做仁底工夫須當舉此一身絕無一毫私意而純是天理然後得為仁若其遇事變則亦與三仁夷齊同而所謂易地皆然否然畢竟顏子底地位煞高恐不止三仁夷齊之類如何右問目一卷文公先生答書云其間說得極有精密處甚不易思索至此今更不
一一批鑿待久之自見得也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書問

十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卷三終

北溪先生全集第二門

臨漳陳淳安卿甫著

宗齋文芳蘭畹重刊

書問卷四

詳集註與點說

天理自然流行圓轉日用萬事無所不在吾心見之明而
養之熟隨其所處從容洒落而無一毫外慕之私然後有
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在在各足而無處不圓堯舜
之所以爲堯舜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如堯自明德親族
平章協和以往小而析因夷隩之授其時大而傳賢以天
與無非渾然此理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則此理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四

書問

行乎貧賤之中者也及被袵鼓琴二女嫖若固有之則此
理行乎富貴之中者也有人悅富貴好色無足以解憂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憂則此理行乎事親之中者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則此理行乎兄弟之中者也凡所謂五典而天
叙五禮而天秩五服而天命五刑而天討於天下事事物
物無一不從容乎天理之自然而舜皆無纖毫容私焉如
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無非對時育
物使之各遂其天理而無拂焉爾與堯舜同一道也若曾
黜之言志蓋有見乎此故不必外求而惟卽吾身之所處
而行吾心之所樂從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

固非滯着以爲卑而非放曠以爲高固非窘迫而有所助而亦非脫畧而有所忘此正有與物爲春並育同樂之意卽堯舜之氣象而夫子之志也推此以往隨其所應觸處洞然冰融凍釋小而洒掃進退三千之儀大而軍國兵民百萬之務何所而非此理何所而非此樂哉故堯舜事業於此可卜其必優爲之矣若三子之事亦莫非此理之所當爲但身未當其時履其地而區區焉以是橫於心而不忘者何哉是則理在彼而不在此在異日而不在今日在吾身外而不在日用之見定便覺出位越思而有凝滯倚着窘迫正助之病較之於點則點見事無非理三子則

北溪全集第一門卷四

書問

事重而理晦點於理密而圓三子則濶而偏不可與同日語矣雖然點亦只是窺見聖人之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爲狂士是蓋有上達之資而下學之不足安其所已成而不復有日新之意若以漆雕開者比之則開也正所以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不可得而量矣在學者於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於中然所以日致其力者則不可以躡高而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而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旣爲則點之地可造回之功旣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矣

子路不達禮

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禮者理也天理之中也若洞然有見乎此便理明分定從容乎節文之中無過不及用則行舍則藏可則爲否則止各安其所而自無忙迫出位之思便是此氣象也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洒然底意如與狐貉立不恥與朋友共做無憾間過則喜等處可見其地位高矣與浴沂趣味蓋不相遠但其見處不及點故由此理而不知爾使其達之則卽此而妙用在如會子之悟一貫豈復離此而爲道哉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四

書問

三

天理人欲分數

天理者上達之正達人欲者下達之邪徑二者向背之岐固當明辨而二者勝負之幾最未易決蓋天理一分長則人欲一分消天理二分長則人欲二分消便待天理所造者五分而人欲亦只五分之消猶有五分之相持未可保其決不爲他引去萬一把守不牢攻戰不力一旦忽不覺爲他引去則和從前五分天理都喪了更無復上達而下墜于迷矣惟理到六分以上然後天理強而人欲衰天理把得住在中而爲主人欲戰得退在外而爲客當是時始真能入得上達之正達而勇不可禦始真能脫得下達之

邪逕而確不復墜所謂顯過麓惡已無復有但其念慮之
隱應接之微失照顧處有三四分零碎底渣滓在自是日
亦漸易消磨如已破勁賊而蒐其餘黨不勞餘力所謂十
全極至之地於是亦可馴造不遠矣然則五分相持之地
正聖愚對敵急要之關而天理須到六分以上方得爲透
過此關向上去然則亦若何而爲吾天理已到六分而上
之驗乎曰亦須是好善真如好好色之切則善者真爲吾
裏面實有底物矣惡惡真如惡惡臭之醜則惡者真爲吾
外面不容底物矣是乃天理勝得人欲之驗也學者自驗
吾好善未能如好好色之切惡惡未能如惡惡臭之醜則
便是天理人欲勝負未分不可不深知下墜之爲可畏而
當汲汲以上進自力也自昔學者有或不能善其後者其
病正坐此歟

率性之道原有條理節目

天命之性渾然一大本而其中率性之道元有自然條理
節目燦然萬殊聖人生知安行萬善無一不中節者只是
全得本元底恰好無些剩亦無些欠而之所以脩道立教
於天下爲三千三百之儀有輕重厚薄淺深疏密之不等
者亦只是依此本元條理節目以示人爾非聖人撰之也
君子所以窮理者亦只是要窮到本元恰好處使一一湊

合得着無少差錯方得爲盡心知性知天所以力行者亦只是要做到本元恰好處使一一各當無加無減方得爲盡性至命而契乎天若所宜重而輕所宜輕而重所宜厚而薄所宜薄而厚所宜深而淺所宜淺而深所宜密而疏所宜疏而密不合本然分數便未是恰好未得爲大學至知中庸至德也

親親仁民愛物只是理一而分殊

親親仁民愛物大意只是理一而分殊然其所以爲理一分殊者亦有二義以天言之則乾父坤母民物皆爲同胞與吾親同此一氣體而生是理一也然親也民也物也其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四

書問

五

親疎本末亦天然自有箇差等處是分殊也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皆是一體一氣脈所貫然首之與足心腹之與四肢亦各有分別也以人言之則曰親曰仁曰愛皆一仁心之所流行貫徹而所謂仁愛者不過出於親是理一也然親者隆於仁愛仁者止於仁而弗親愛者止於愛而弗仁其輕重亦有等先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其緩急又有序是分殊也如人身四肢百骸皆知所痛痒皆無所不愛然其待頭目則厚於手足衛胸腹則重於四肢亦有辨也此天命人心本然之目爲學依此則爲當然之功利一者統言其體分殊者分言其用理一所以包貫乎分

殊分殊只是理一中之差等處非在理一之外也然於分殊之中所以如其親其仁其愛隨所用而無不盡者是又所以全其體而使所性之分無有外茲又分殊殊原文作立而推理一也理一者仁也分殊者義也仁者廓然而大公義者截然而有制理一而分殊則仁中有義其施有差等而不流於兼愛之泛分殊而理一則義貫於仁其會有宗元而不枯於爲我之私此所謂體常涵用用不離體而非有二物也

利者義之和

利者義之和以理言利物足以和義以學言利者不相妨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四

書問

六

害和者不相乖戾以和解利和卽利也蓋義者心之斷而事之宜其體嚴其用和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截然不可犯者心之斷而體之嚴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分而無不利者事之宜而用之和也體嚴則用和而不流用和則體嚴而不傷亦非有二也故君子於事物也各遂其宜而無不利則於義也得其和而無乖戾傷嚴之病矣

孟子說天與賢與子可包韓子憂慮後世之義

韓子說堯舜傳賢爲憂後世禹傳子爲慮後世是就人事見定說固爲親切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

就原頭說尤爲精到若韓子說則不到上面一着孟子說則可以包韓子之義其實憂後世而傳賢慮後世而傳子皆莫非天也非堯舜禹所能容一毫憂慮之私於其間也蓋使天不與賢則堯舜豈能違天獨私憂後世而必與賢哉天不與子則禹豈能違天獨私慮後世而必與子哉故與賢與子者天也憂後世慮後世者聖人所以奉天命祇惕寅畏之意也其憂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憂而非私憂其慮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慮而非私慮皆聖人性情之正也韓子識未及此乃以孟子之說爲非則失之矣

深造自得段意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四

書問

七

深造之以道是千條萬緒件件都恁地深着工夫去自得則爲己物矣居之安是己物已成箇基址安固而不搖矣資之深是基址有箇根原來歷可憑籍依賴而無盡非浮埃聚沫之比矣取之左右逢原是本末一貫渾成一箇物降衷秉彝之本然者無不流行呈露於日用千條萬葉之中而日用千條萬葉無一不是降衷秉彝之本故纔有一動真情便現此理便在面前無不遇其本處也

告子論性之說五

告子論性之說有五而生之謂性一句乃其訣本者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若仁義禮智者是也而視物爲獨全

生者人所得於天之氣若知覺運動者是也而與物爲不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指氣以當之故以知覺運動不異也爲解而斷爲一定之論謂凡有生者皆同是一性更無人物差別是立箇大底意以包之而餘之四說則又就其中推演如食色無善不善二說則正與此同蓋一由其能知覺運動故能甘食悅色也一由其知覺運動之無所異故無善無不善也如杞柳湍水二說則亦不外乎此蓋一由知覺運動之或偏於惡故必待矯揉而後成也一由知覺運動之或混於善惡故之東之西而無所定也夫旣以甘食悅色爲仁生乎內矣而又反之以爲惡旣曰無善無不善矣而又反之以爲善惡混展轉縱橫支離繆戾要之皆只說着氣而非性之謂也夫旣以氣爲性則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將與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相爲混亂無人獸之別而且不復識天理人欲所從判之幾矣其爲害豈淺淺哉

告子與程張說氣不同

告子說氣與程張說氣不同嘗推之氣二也告子生之說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爲用者而言程子才稟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自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

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說乃卽是以爲本性而大爲包含之意渾無分別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程張之說則是於本性之外發此以別白其所未盡如大明中閱物象瞭然更無隱漏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意也但程張分明斷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便爲精確不易之論告子雖於杞柳說着氣之惡湍水說着氣之混而其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看所以不可同日語也

三仁夷齊顏子之仁

淳向者以三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不相協合久爲之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四

書問

九

礙未能洒落屢次具問後再思之覺釋然已無疑矣敢請質之蓋仁一也而言各不同以理言則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而無私之謂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之所謂仁是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三仁夷齊之所謂仁是臨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自有其辨亦必須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然後能於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而非有二也但顏子無遭變之事而三仁夷齊不可見其平時之功亦不必區區爲是優劣之較矣

用散而體不分

天地大化流行發育萬物而渾然太極之全體則未嘗動也人心日用泛應酬酢萬事而渾然本性之全體則固自若也故自一而萬也而一者未始支自萬而一也而萬者未始併

橫逆自反

凡橫逆之來必吾有致之之隙不然亦必有近似之情未有全無故而來者君子視之當如煉金之火攻玉之錯於中有進德無窮之意焉無惡也蓋使吾之自反果無一不盡其理矣而猶未也恐吾出之有未中其節也使吾出之果中其節矣而猶未也恐吾之全德未能充實而素孚於人也使吾之全德果充實而素孚於人矣而彼猶若是者至此然後可以天地間一惡物視之亦未可亟勝而峻滅惟當公處而順應如暴來者待之以遜逆來者待之以順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以恭一行吾天理之當然若無聞無見焉是則吾心無時而不休吾身無日而不泰地無適而不夷事無接而不利也

右問目一卷親呈文公先生讀至半日說得也好遂瞑目坐少久又讀至近末日說得皆好皆是一意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 內分八卷

臨漳陳 淳安卿甫著 宗齋文芳蘭畹重刊

答問卷一

答王迪甫問仁 名雋晉江人先生門人

承示仁說大槩近傍無甚差錯處然亦未見得真有貫通之實也蓋仁最是箇大底物事聖人所以教人急於求仁者只爲此物乃人所以爲人之主日用不可須臾失纔失之便身心顛冥而入於禽獸矣其所關繫如此之切

裏面底蘊是多少曲折今不合只將數箇字立數箇語要拘定包蓋了便覺見如絢放在那裏意味殊枯餒孤單徒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依傍人言語不自曾中流出恐於切己之用無補非求仁之善也若是真曉得底人假如簡說一兩句亦自明白親切縱教詳說到千言萬語亦自不差今須如程子所謂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須是逐件一一攷究要有歸着各各通透如寶藏四方八面玲瓏穿穴無所壅窒然後於仁始無遺蘊而可以從容體之在我矣今就段子亦畧批其大意未穩處幸更詳之 批答段子見下卷

答王迪甫問性

非性無自而發一句前日伯澡錄所說已自明今忽將此一句插在彼殊無理會又似不曉何也大本一正後下面

許多渣滓便如何自會渾化說得又太快易得無糊塗鶻突也邪

答林尉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四端是仁義禮智所發見端緒如何指作四者界分仁是此心中天理生生之全體發出來真情自惻隱自無不愛但惻隱是於渾淪體上方萌動愛便是從惻隱端來流行及到那物處故愛與惻隱皆仁之情性之用如何全指仁作本是箇愛底物無乃認情爲性認用爲體恐差之遠矣更子細體認之

答鄭尉景千問持敬

名思忱安溪人先生門人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三

所喻持敬之難恐莫是大把來做件事太重了須是見得敬字明則做便易無所往而不在是矣所謂王一無適者敬之義所謂常惺惺者敬之體所謂整齊嚴肅者敬之容所謂戒謹恐懼者敬之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又正持敬時凝定之功人心散漫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敬則有所統攝主宰許多道理便萃在其中生生有不容已所謂敬者非有他也只是此心存在不走作爾非是專要整襟肅容端身拱坐而後謂之敬也坐則在坐言則在言視則在視聽則在聽無事時在此常惺惺有事時則呈露在事執此事則在此事執彼事則在彼事對境而見當境

而存既不走東又不走西既不添第二件又不插第三件既不執著太重又不忽畧太忘既不拘束太迫又不放蕩太寬只如平常做去久之自然耳目手足有常度容貌身體有常節初未嘗着意於持敬而固無所不敬也如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叙持敬工夫節目不可不詳玩在目前然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又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偏廢不是只靠着此一邊便自可管得那一邊也故既尊德性須又道問學二者互加功便互相發而互進不然則亦不能以上達矣若在官中自涵養而言則醇醪應接莫非做工夫處本無相妨自窮格而言則紛來沓至却有所妨奪然於公餘所謂四子面前明白底道理亦未可全然棄却因話縷縷及此亦同臭講貫之故不自知其爲過繁也

答鄭尉景千書中窮格一條之義

或疑應接事物亦窮理也而書中乃以爲有妨奪何也曰是何言之易也予非不知程子論窮理之目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然其言固有序矣讀書居其先而應接事物居其後無亦以應接事物一節爲最難非讀書有定見者未易以當此而非初學者所可遽及也予向於書中所云其意爲

初學者主於讀書而言雖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於窮理工夫或茫然未識其入門或泛然莫得其要領未可當動而妄求憑虛而暗索須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而詳玩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考究工夫蓋幽閒靜一則心清而不擾虛心詳玩則前無所蔽而可以有見果能於是理實有得其大綱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胷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以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可有中節而不至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四

於差舛至是則吾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又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權度可以愈精理義可以愈瑩將無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若在我未能有定見而遽欲於醇酢求窮格之益吾恐外紛而內擾彼求而此震稚嫩者爲之眩惑柔弱者爲之牽引其心之不流而亡者鮮矣尙何理之能窮哉此夫子於子路以社稷人民皆所以爲學何必專於讀書然後爲學必深斥其佞者亦正爲是爾然程子之言必兼該衆目者博其功而言之也是用功深者之事也予之說非偏靠一邊乃循其序而言之也是方用功者之事也意各有所主而不相悖惟實用功者如

勉而無忽焉可也

答徐懋功問過化存神說

舊說皆以過化爲物已過乎前者卽消化無凝滯存神謂心存於中常恁神妙應事物而心常虛湛故謂大而化之化卽此化意此說似精而粗與上下文不相貫決非孟子本旨在常人質美者可能之流弊有老學之病至程子說曰身所經歷處便無不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二言已甚明白而南軒又錯會下句復如前之意文公集註上句證以舜事下句證以夫子得邦家一節到此乃極明瑩無復可疑矣其意蓋謂聖人到處無不感動從化心存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五

主要做那事便自響應此由盛德之至便自然有此神化之妙上下與天地同流語脈渾然貫通其說似粗而實精自非聖人大根大本博厚深固安能及此乃堯舜地位事非常情所可容易到也若來說曉會未通乃是字義未明欲合二意爲一說請更詳之

答李文人因亡婦欲輟春祭之問

名唐谷龍溪人字堯卿

伏承示喻以亡者之故欲輟春祭此在曾子問誠可攷者曾子問士總不祭謂主祭者己身有總服則不當行祭也又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以己身於舅有小功於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總然在

所祭者而言於是死者皆無服又皆外服也神明之情自無阻也則己雖有服是私義也何可以己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此於不可祭之中而有可祭者焉固不得而屈也若今之亡者在主祭者己身則謂之堂弟之婦固無服阻礙而上自二代言之一謂孫婦有總麻一謂親子妻有大功於死者分明有服又皆內服也冥冥之間必無安然享祭之情則己雖無服可祭是私禮也恐亦難以己之私禮而通祖先必享之情也於此可祭之中而有不

可祭者焉又不得而伸也二者其義固一無可疑也若疑一代廢祭而餘代併廢者蓋自三年及齊衰大功而下其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例皆然不復分別豈不以四代精神則一祖耐合高禴耐合會耐合不全則難以獨享歟

答李丈人論喪疑

伏承示及喪疑所引雜記之文竊詳其義是前居重喪已製重服服之矣未終而復併遭輕喪則又製後輕喪之服暫以從事而不以輕爲常若前居輕喪已製輕服服之矣未終而復併遭重喪則又必製後重喪之服而專以重爲常及除輕喪之日暫服輕服以與祥祭既卒事然後反服重服如常恐無待於服前服不脫體俟既一處不祭乃可

以爲嫌今則屋祭乃後屋具饌去若二處俱祭誠爲事複

而只行祭於前屋不必再行於後屋自可以爲安若又不然必欲別擇日具一牲特講後屋之祭此義却無不可者不必以支子專祭爲疑也若必欲同日兼同一牲則於義決爲不可矣

答陳伯澡問居喪出入服色

名沂僊游人先生門人

所叩出入服色在今時俗言之只得用黻布衫巾爲得情理之宜溫公論禫服亦云未大祥間出詣人家假而用之正是此意其爲白布四脚白布襦衫者乃公所自撰爲家居之服說見本章已明矣若今人假禫服果爲喪事而出未爲失禮惟其視以爲常直至忘哀慶弔燕集無所往而不之全似己除喪者却爲大害義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七

答莊行之問服制主式

承喻及紹興服制之說某不曾見此書但據禮經己之子與兄弟之子以己視之若有親踈以父母視之己與兄弟均爲父母之子己子與兄弟之子均爲父母之孫故己視兄弟之子謂之猶子其服均爲期不容以私意有所輕重此引而進之者也堂兄弟之妻與堂兄弟子之妻若有尊卑然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重別之義以親兄弟之妻猶無服况堂兄弟之妻乎自唐太宗始制嫂叔服小功而後代因之兄弟子之妻紹興服總今律服大功己爲定

制蓋亦以子婦視之引而進之者也若主式古無傳只冥
昌公荀氏始有祠版而溫公因之然字已舛訛分寸不中
度難於適從至程子始創爲定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
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濶一寸長六寸朱文公
又云當深四分若亡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溫
公儀韜以囊考紫妣緋者亦是以意裁之見小祥篇首所
謂府君夫人則自漢來以爲尊神之通稱文公說漢人碑
已如此云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卷一終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一

答問

八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

臨漳陳 淳安卿甫著

宗裔文芳蘭畹重刊

答問卷二

答南康胡伯量問目

名 涿文公門人

問大學敬四說一長上云四說乃是互足先生可之是
否

互足之說究未爲差但如此樣校量都是皮膚上走四說
之意各有所主亦不須比並相校只須直就裏面深着持
敬工夫到融會貫通處無所往而不敬四說箇箇有得力
受用無復更有窒礙矣舊日答人書有持敬一段恐可以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助高明別紙錄呈

見上卷答鄭尉問持敬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在陰陽之外恐是二
物否

游氣陰陽不必分別陰陽循環不已是統言大化全體游
氣生人物是就上拈出流行發育底說所謂陰陽游氣亦
猶言山之土石水之波浪云爾豈得以爲二物而在外也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或云動靜是理或云是氣或云
是所乘之機所謂無端無始只是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動靜氣也動陽而靜陰其所以動靜者理也無端無始說

亦未明只是此物渾淪就中分作陰陽動靜雖分作二箇依舊只是渾淪一箇也不見起頭處也不見合尾處在造化言亦如此在人事言亦如此如元亨利貞循環不窮元亨動也屬乎陽利貞靜也屬乎陰謂動爲始則動前又是靜謂陽爲始則陽前又是陰若就日用論則程子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亦此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寂爲始則寂前又是感以感爲始則感前又是寂元無間斷將那處窺其端乎

問明明德章句註

明德專以理言但不外乎氣氣有象理無形無氣則理無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寄搭處無理則氣亦不解妙用虛靈二字看得是然虛靈二字大槩形容本體明處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爲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至此謂之直指全體亦可見矣

答郭子從問目

潮陽人名叔雲文公門人

問孝弟爲仁之本章

來說解釋得前言已明然畢竟只不過依傍人言語未見有自得處仁之所以爲仁須是切已體察自真見得親切端的爲物果是如何加之涵養常如在目前則日用動靜

無一不在是而無往不得力矣若按冊子上便見得掩了冊子去應接事物便不見則只是紙上仁也與己何相干願更勉之

問曾子啓手足章

來說已詳明此固是奉父母遺體亦爲人合當本分底事蓋天下萬萬道理非此身無所該載豈可一日而不敬謹邪

問先天後天說

來說發明先天大義未出從乾至震以下分別逆順又雜亂不可曉據繫辭易有太極及天地定位二章最是緊要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處於以見易之象數次第全是天然特假伏羲手畫出來無一點智力造作至其爲圓圖則陰陽消長布置又全與天地造化自然者相契合無纖毫出聖人私意最可深玩聖人作易本原精微之義若逆順之說則在啟蒙本義解釋已極分明恐讀之未詳請更子細消悉後天之說則已詳明矣當敬承教益

問前書所叩三子出位越思而有凝滯倚着窘迫正助之病

三子所言自量才力所至亦皆是實事但身未當其時履其地却先去着意思像把那事橫在胸中如此則是理在

彼而不在此在異日而不在今日在吾身外而不在日用之見定便是出位越思不安己之本分便是凝滯泥着那事不待其來則應過則化便是窘迫要急於用而不從容於酬酢之間便是有意於期必正心助長而失却自然流行之意若黠則志識高明有見乎日用處處無非此理流行之妙故從容洒落惟卽吾身之所處而行吾心之所樂絕無一毫外慕之私此其所以爲高而非三子所及也但其行有不捨不免爲狂士又不若曾子工夫從實地上逐一做去到那一貫處爲無病也

問後書所疑太極圖說中正仁義而註脚又云仁義中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四

正

曰中正仁義曰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言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見此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答王迪父問仁之目

問自其包四者而言則曰心之德自其偏王一事而言則曰愛之理然愛之理卽心之德非心德之外復有所謂愛之理也

此說固然須看愛之理如何便卽是心之德德裏面須有血脉貫通處未可強牽合恐成鶻突也

問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

仁何故是愛之性愛何故是仁之情須見得相關親切處乃爲有益

問孝弟者仁之實心猶穀種仁者穀種所具之生意愛卽生意之發孝弟乃其發出至親至切之根苗

此段與程子本說又差程子以生之性爲仁今以生意言則是已發矣根苗二字亦不可含糊根是生入土底苗是生出上來底須認定以何爲主

問公者仁之量若夫愛則此心元有之理以公而後能充其本體非因公而後有是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五

公所以爲仁也蓋仁者本心之全體渾是天理人惟私欲間之故爲不仁惟廓然大公則無私欲以間之而天理便流行矣今以量言却不親切文公嘗譬仁如水泉私如沙石能壅却水泉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此說得甚親切矣愛是仁之發處愛之理則具於心今指愛爲理則不可

問覺者仁之著按文公謂仁是箇生物必具生之理滿腔子純是生理則其所知覺者卽此生之理之自然呈露者爾其界限蓋智之發用而仁之所兼也若指以爲仁則又離矣上蔡所謂覺者又異是上蔡謂活底是仁

死底是不仁與程子手足頑痺之說最近但程子主意在於生意不貫上蔡以察識端倪爲急

仁以理言知覺活物以氣言上蔡之病在於指氣言仁而不及理正佛氏作用是性之說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及所活底道理便是仁也文公說不差來說却鶻突矣若程子手足頑痺之說只是譬生理不流行爾上蔡意雖相近而甚不同也

問敬者仁之聚此心兢兢收斂不放則一動一靜自不違乎愛之理而心之德全矣

敬固德之聚乃左氏語然敬字看得未親切與聚意未甚相關也

答陳伯潔問仁之目

問語錄以初意看仁及生之性只是狀得仁體段

此等語言若見得破後皆無窒礙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以爲心者在五常得之最先故可以初意看如一陽來復之初生理昭然可見而在人正所謂性之仁者故春所以爲生物之初而元者所以爲衆善之長也道夫乃指動之機運轉流通者言之分明靠一邊了晦翁令看程子心譬穀種一節及夫子克己復禮一節誠爲親切不可不深玩之所謂生之性是仁者以大本言之也若該

內外本末言則生之性只爲狀得仁之體矣亦猶其他處言仁是性又曰仁之體用所以專一心之妙而主乎性情者也

問生之性是偏言之仁段

愛之理却可以爲偏言而生之性則未可以爲偏言也謂其不能兼包而通貫則誤矣

問語錄謂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

須於渾然統體之中分別出四者所以條理不紊處又於四者界至分明之中總玩其所以血脈處要得縱橫顛倒無所不通若靠着一邊則狹隘而不能以周匝矣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七

問語錄就惻隱上看段

傍惻隱上看則仁意不差然靠着則又迷其本矣

問語錄說惻隱之心林擇之謂人七尺之軀一箇針搭着便痛問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

晦翁所謂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此一節發得極親切與擇之所說亦無異旨須詳味之若來說只發得惻隱之貫四端處而亦不親切要見惻隱之貫四端只遇事到那真切懇到處便是亦只於不期而然不由人安排

處見之如己有不善忽自覺着再三羞愧痛自悔恨人之不善忽然聞着再三酷惡至於痛責又如人忽有饋賜不欲受再三辭遜情甚迫切必欲脫去又如忽覽古迹之興亡忽聞時事之得失是者再三慨嘆其爲是而起慕之非者再三痛憤其爲非而切責之似此等類皆是真情惻隱貫通處

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段

人物事物皆在其中然人物以生體一源而言事物以本體未發而言

問論語或問辨謝氏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八

謝氏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此語未爲失但其主意必欲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不務操存踐履之功則爲大失而其所謂活之意乃知覺之謂平時專以知覺言仁而深疾夫愛之說不思仁者能知覺而非可以知覺訓仁知覺乃智之事舍愛而言知覺則差仁愈遠矣前日所謂心是箇活物仁是心中活底道理其意又不同活猶生也心不是槁木死灰常惺在這裏生生而不息也仁是其中活底道理此正猶程子所謂生之性也更在體認之

問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五峯說人要識心與謝氏說如何

楊詩不會見全文不曉所謂然其學無本領持循篤而講
貫畧五峯多教人識心而其所以爲心則指用言之又有
心無死生之說殊涉妄誕而其論爲仁必先識仁之體則
又謝氏之說也

答陳伯澡問性之目

問理氣段

合是非真妄皆以爲性則不可須是是者真者乃理之所
當然而謂之性非者妄者則拂乎理之所當然而不得爲
性矣

問性無善無不善與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何分別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九

謂無善無不善則是天理人欲於中雖未見而已隱然同
體矣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是天理人欲於中雖未
分而已隱然並生矣

問佛氏作用是性與虛無寂滅去四大除六根之說相

反

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動作運用是指氣之活處謂衆
生與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問如何是佛答者呼犬而前
以示之他把此處做大本一源更無分別不知只是說着
氣之云爾非指日用動作等實事爲言也凡日用動作等
實事他又却把作緣累須要一切掃除都歸於空寂雖天

地日月山河亦以爲幻妄不實都要一空始爲正道其談元說妙不可致詰處只不過卽此空幻者極言之爾嘗愛程子之言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務爲却絕而漫無是非也吾惟專從事於吾儒經常之定說到自家理義明徹根本深固後則其差繆處自一照而破不待勞心苦索矣大抵老釋差處只在判道器爲二物而欲離日用實事以求道於冥漠之中雖其用功有極精篤處要之無下面一截則其所謂上達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謂之達也而何得以爲道乎

答陳伯澡再問仁之目

問晦庵說克己復禮如何便喚做仁疑是兼體用而言克去己私以復於禮純是天理流行則仁之體極是親切雖是用在其中不相離然恐愈眩惑若到真識後自無所不通貫

問生之性兼包四者

生之性是就心之體言義禮智都統在其中若無此生性則義如何裁制禮如何敬智如何別正猶元之貫亨利貞無一刻少息默驗之自見

問克己復禮爲仁乃統言心之全德天理之公也今卓
丈所傳仁說則云天下無一物不在吾涵育之中却就
愛上說似偏言之仁如何

仁離愛字不得所謂愛之理只就心之德上狀出來非於
心之德之外別有愛之理也

問傍惻隱上看則仁意不差然靠着則又迷其本

惻隱是愛之初萌便是從生性發來於仁之意義爲親切
只是發在外不可偏靠着爾

問心生生不息又與知覺意思相類而仁是活底道理
又隣於謝氏活底是仁之說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生生不息是心體本如此然貫動靜而無間惟其生生所
以能知覺然可以生之性言仁而不可指知覺以言仁也
仁是活底之理謝氏所失只在於活物而不及理便是涉
釋氏作用是性之說其取譬直以桃仁杏仁爲仁與程子
穀種生性之意大異而其所謂活物者又作弄太過如有
一箇物跳躍流動常在事物之間欲見此爲知仁主意又
專在於知覺而無操存踐履之功其差之愈遠矣

問謝氏所謂活卽知覺之謂

據謝氏所謂活所謂知覺按程子頑痺不仁之說亦相似
但主意却差把作一箇物恁地活欲瞥然見之方得爲仁

全流入異端去也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卷二終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二

答問

十二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

臨漳陳淳安卿甫著

宗裔文芳蘭畹重刊

答問卷三

答陳伯凜問論語

問程子說作經之意本於心

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中意識聖人心體方知其所以用處今不必指定爲證但於心求之

問學而時習之

集註數語須當詳玩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其中極有含蓄乃兼知行而言非於善明之便是復其初也學自是兼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答問

知行工夫豈但明此而遺彼耶

問不亦樂

此正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也蓋人皆信從則是道所傳者衆吾中心之所願者慳矣豈不快樂也哉不干人共樂事

問說無迹樂有迹

悅者得此理而活潑自形見有迹樂者胸中快樂形容不得何迹之有非因悅之發散也

問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

學之正則路不差習之熟則悅不已悅之深則無作輟

問不和不樂則鄙詐

鄙者龕俗自是乖戾安能和詐者多機變膠擾安能樂

問孝弟爲仁之本

行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須從孝弟處起蓋事親事兄乃愛之發所最先處以是爲根本然後可及民物所謂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須認定此意熟看不必支離

問犯上者鮮

一言稍不中節便傷父母之色便是犯上豈是易事

問心之德愛之理

愛之理卽是心之德非於心之德之外又别有箇愛之理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也但心之德就體言愛之理就用言須兼兩語方圓

問爲仁之本

此第一仁字合如此正解然仁字隨處用又有淺深此爲仁只以仁愛而言不必深看

問木神則仁火神則禮

此神只是氣之伸只以五行分配而言不必重看

問惻隱貫四端

貫是穿透去不可分先後就羞惡恭敬是非中只看真情所發懇切處便見得惻隱相爲貫通

問仁活物

心是箇活物仁便是心中活底道理所以謂心之德

問論語或問中說仁與巧令氣象

仁者中有實德自是渾厚慈良巧令者言輕貌輕外事虛飾自是輕浮刻薄氣象自明何用過索

問忠信

盡己之謂忠是就中心處說非指其發於外也以實之謂信是就言上說非謂所爲之事理也

問五常之信與忠信之信同異

信之得名只是實而已五常之信以心之實而言是其體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是其用非有二物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問賢賢易色

易色是改易其好色之心正如中庸遠色所以尊賢之意不必將好好色來參了

問忠信與誠

忠信是人做工夫處不誠無物之誠亦是就人工夫言若誠者物之終始與誠者天之道之誠則以自然之實理言當隨處看

問晦翁平生斷義分明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

晦翁平生斷義分明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如東萊則正坐此病

問節文儀則

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則定法也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宜細玩之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不知人則人之是非邪正不能辨故賢者不得親不肖者不得遠所以爲患也

問其言微婉或因一事而發

此乃說詩中其他言語如此便證見思無邪一句爲直指全體自明也

問知天命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四

天命初無甚元妙處但學不躐等且當循序逐件理會事物當然之則若果知之明而無所疑則更推上一層其所以然者便自瞭然矣

問生事以禮段

須熟究以禮事其親之正意始終一以禮事其親則爲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爲以禮事其親其中節文纖悉委曲多少事皆不可以不講也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段

凡集註有二說者當以前說爲正後說雖於文義亦通終不似前義之爲長爾此章乃發父母愛子情之真切處以

感動之使之起孝起敬自不容已亦可見聖人之變化人
有道矣

問夫子答子游以敬子夏以愛段

愛敬固是兩盡須深究其所以爲愛敬之蘊不但只咬此
兩字而已

問武伯多可憂子游狎愛子夏直義

武伯諡以武爲人自可卜子夏只於不可者拒之一節及
北宮黜似子夏底意亦可見其氣象端嚴子游亦未至於
狎處但警之恐其流如是爾

問顏子不違如愚段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五

延平發得固明白亦須自體認得洒落方見趣味蓋聖人
言語皆從大本中流出雖一言半句若常談而莫非妙道
精義所形見他人聞之只如平常豈曾識破顏子工夫至
到見識明睿其於夫子之言耳纔聞得口不待說而心中
了了如冰之融釋隨入隨化此理洞然呈露自成條理不
復疑礙所以雖終日言而意旨相契不相違背此於聖人
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來說雖隨文
解析終不免牽強未見洒落處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
只是見得此理明甚坦然平步進去更無阻礙爾亦未說
到安行底意恐不必過爲是支離也

問觀其所由段

觀其所由是就意之所從來處看察其所安是就心之所安樂處看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問溫故知新段

知新是心中有得於是理已覺悟曰新云者是日每有得而學能日進所蘊未可量也故可應學者之求曰可以猶云足以之謂何必又生方僅而非有餘之說以汨之乎恐涉支離而晦其正意矣

問學而不思則罔段

學統言之固是效先覺之所爲今就近言學只是學其事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六

思是思其理學是身去學思是心中思

問子張學干祿段

慎乃不放縱不輕忽之謂非方爲之審擇而亦不必說僅能寡尤悔而未至於純尤悔豈易寡哉恐轉見支離而不得其所以慎言之趣矣

問舉直錯枉段

好惡情也好直而惡枉則情之由性而發者也不可混雜無辨謝氏居敬窮理之云乃因而及之其實此二者聖學之要訣大有工夫在木可以易視之

問非其鬼而祭之段

妄祭未是諂於其中趨媚以求福則諂也

問不仁如禮何段

仁不止言心須兼以理看蓋仁者之心純是天理其從事於禮樂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見故玉帛所將皆吾之敬鐘鼓所發皆吾之和與禮樂只是一物不仁之人則本心亡而天理滅所謂敬本無有雖欲用玉帛以將之而莫之能將所謂和本無有雖欲用鐘鼓以發之而莫之能發便是禮樂不爲之用而無如禮樂何身與禮樂判而爲二矣

問游氏程子如禮樂何之說

仁者此心天理之全體也程子正理之說雖寬而實切却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七

見得仁與禮樂相關甚密處然須更兼游氏人心之說乃圓所以集註並言之也

問林放問禮段

儉戚雖非得中終是本之所在要須先以此爲主而加隆焉然後文以副之爾

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段

此是最大節目難明處既有以明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明者也最疎遠難格處既有以格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格者矣所以於治天下不難也亦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之意豈謂只能如此便能如彼更不必用工夫心力邪

問獲罪於天段說天下只有一箇道理云云

天卽理也只是一物若所說則天與理爲二矣豈得爲至尊無對而可以折夫媚奧竈者之禱乎

問入太廟每事問段

集註云雖知亦問則不知而問者自在其中然此章須於聖人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

問射不主皮段

此章須玩古人尙德不尙力之意乃爲得其旨

問子貢欲去告朔餼羊段

須知子貢意思未免計校涉於爲利聖人則大義甚明故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八

斷制直截如此

問君使臣以禮段

呂氏齊頭說本章之義已明尹氏作相關說可以足其餘意所以并取之亦不可遺也

問管仲器小段

奢而犯禮事目皆莫非在器小之內不待功業着不得後方奢而犯禮

問局量規模

局量是就身上言局是格局其所存處量是度量其所蘊處規模是就事業言其所施設處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

脩德好奢而犯禮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於王道僅相桓公霸諸侯而已二者蓋兼內外體用平說以爲器小之證亦畧有先後但不可分明開了如蘇氏說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楊氏說得不能致主於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須兼二說通看乃備其義凡義當體集註爲正如或問之書乃舊說不會經脩更在平心去取不可全靠爲定論也如召陵之役以義服楚最爲春秋盛舉然細攷之當時所以責楚者亦不過只搜尋昭王遠年已往之事及包茅小小不供貢便休了如僭王獨夏之罪實關天地大經可以爲興周之舉殊不敢問着恐他未肯退聽便太費力無合殺也此皆是器小之故須如大學局量規模乃爲大器而非王佐之才不能

問純如皦如

二字正相反純則相濟如一而和皦則節奏分明而不相侵奪

問韶武善美

美以功言善以德言集註已分明揖遜征伐乃所遇之時不同非干性反之故

問性反與樂何相干

樂雖由外作却與本人意思相合便是德之影子不可謂

不相干也

問居上不寬段

觀字有辨明兩件底意此三者是根本切要處可以觀人之得失若無其本則其他末處無可以觀其得失矣必如此然後文義乃足矣

問久處約段

仁者智者之能處約樂只於安利處便見蓋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被袵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爲事視外事若無有也智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貴不能淫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十

在貧賤不能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確然不爲外物所奪
問仁者心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段

內外以身分別內是裏面外是外面遠近以所在言近是目前處遠是千里之外極天所覆處精粗以事言精是入細底事粗是至麓鄙底事仁者之心日用間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該無一物不貫何有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若見得仁分明此等處自曉然矣

問孟子中天下而立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與樂爲情而所性不存焉相類得失如何

孟子主意在所性不以行藏而有加損謝氏主意在盡性

以忘情之累自不同矣但看文字只須隨本章直看正意正意既明涵泳熟後自有通貫處最不要如此牽東牽西引南引北胸中擾擾越見窒礙大義無由而明如或問之書亦姑借以證集註之所未詳其與集註異者當從集註亦不在旁搜橫索一一勘定且須放緩將見大體通貫後此等自迎刃而判不待勞心苦索矣

問強仁恐不能無易所守

強仁亦有淺深若用功深後天理有以勝人欲亦能確其所守也

問程子公正二字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十一

二字固須兼盡然亦相因非截然二物更須知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乃私也雖或當理苟未能無私心亦未得爲當理也

問或問辨楊氏會萬物於一己之說以爲僧肇之言也段

世之想像理義者多好爲此等大言以籠天下之物而不究其實背理傷義無一可通或問辨之已悉矣原其初亦是放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而不得其旨毫釐之差則千里之繆所以至此

問富貴是人之所欲

不當得之富貴如齊不用孟子而欲養以萬鍾之類及世人買官覓薦等皆是貧賤在天如何去得如不能安分却非理求官營財便是欲脫去貧賤

問好仁惡不仁段

好仁惡不仁二者字固若以二人言然真能好仁者未有不惡不仁真能惡不仁者未有不好仁但聖人於此二者各極其趣而言之未有好仁者只知仁之可好而不能惡不仁惡不仁者只知不仁之可惡而不能好仁底意恐不必恁支離也此處須深究如何是好仁如何是惡不仁見得其中底蘊方有益凡看文字只就字裏究底蘊不須就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字旁生枝節

問實理虛理

理無不實非有虛也但人之聞見自不實爾

問程子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段

晦翁亦嘗疑此句記有誤實理與實見不同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也

問聞道非但知一理

聞道是真知非一二髣髴之可得

問謝氏謂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爲吾身血氣之爲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

無所復憂段

此言聞道者生死乃道出入而非血氣之生死故超然無生死之累而無所復憂亦死而不亡之意蓋異端驚怪之論非儒者之所宜言矣

問士志於道段

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能保其無外役以分之

問佛有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是如何

覺只是未接物之前惺惺不昧也故亦可敬以直內然細論之吾儒覺中皆是實理又非如釋氏空寂之云矣

問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段

北溪全集第二門卷三

答問

此章讀作三句爲安上句至有字中句至國字絕讓者禮之實一句最要乃以心言真能如此則自足以興起國人之心矣集註文義不倒更詳之

問一貫段

忠恕之分不可亂忠盡己是在我底恕推己是及物底今日就事物上盡己心推將去則恐混雜無辨若曰以其盡己心者推將去則可爾

問更無餘法段

詳集註所謂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係之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之下則更無餘法是言

已盡之意應至誠無息句亦無待於推是應萬物各得其
所句

問一事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

一事各具一理若易究也然一一下學欲徧觀而盡識則
未爲易也萬理同出一原若難窮也然到上達境界則瞭
然在目亦未爲難也在學者用工須俛焉從事於曾子之
所以爲貫而未可躐等遽求夫子之所以爲一譬之一貫
散錢須已數成十箇百訖與之一條索子便都貫得若散
亂堆簇未曾數着縱與之索子亦無從而貫之矣

問君子喻於義段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三

答問

十四

義只是心之裁斷而宜之理也利是利便只是討便宜之
謂凡所以行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飲食起居言動
之際纔有一毫涉於便已自私皆利也其事雖善而有所
爲而爲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稍有萌於中是亦莫
非利焉不止於名位貨財之謂此特其流之甚著見爾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

臨漳陳 淳安卿甫著 宗裔文芳蘭畹重刊

答問卷四

答陳伯潔問論語

問雍也仁而不佞集註仁道至大全體不息段

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問之
乃可以當其名集註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
乃所以全體之也仲弓又不止日月至焉之地位

問顏子具體與全體如何分別

具體之體實字乃以成人身體譬之全體之體虛字旨意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自不同

問夫子之文章

文是條理相錯章是彰著可觀

問文章性天道

文章固是性天道之發然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
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天道爾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未知焉得仁段

此處論仁以當理而無私心正以其事言未可開看

問三仁微子先去比干繼死箕子後爲奴

按史記是時箕子先諫紂囚之爲奴箕子因佯狂受辱佯

狂非本意也比干繼而諫紂殺之微子乃去周以存宗祀
爾

問三仁夷齊顏子仲弓子路等及憲問等仁

仁一也而言之不同以理言則心德之全而天理之公也
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
也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仲弓子路冉有
公西華及憲問等章之所謂仁則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若三人夷齊與子文文子等
章之所謂仁則以當理而無私心者言之然以心言者是
以平日統體言之也以事言者是於臨事變中因以觀其
心體之云爾非姑指一事而言其實亦非有二義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二

問子文不能無喜愠文子不能無怨悔與克伐怨欲不
行及夷齊三仁相反段

聖人於子文大槩以所仕所已所告者未必皆出於天理
而無私故不得謂之仁非專以無喜愠者論也文子大槩
以潔身去亂其心未能果見理義之當然而有失正君討
賊之義故不得謂之仁非專以反國而未能無怨悔者論
也與憲問章意自不同而三仁夷齊只是一樣心又不可
分高下

問一事可謂之仁段

仁者心德之全其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名之
非可指一事而言若三仁夷齊之仁是於大變中做事見
其當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張之問子文文子則又但
以其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問二子事聖人爲之亦曰忠清與比干之忠見得便是
仁段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流行通貫固無一事之非仁若但指
其忠清一事而遂以爲仁則不可若比干之忠而謂之仁
者是於此見其心之所存者皆天理之正而無毫髮私欲
之爲累爾非指忠之一事而名之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問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段

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此又工夫最切處

問程子謂微生所枉雖小而害直爲大

程子之意恐只是以乞醢之事至小而害乃心術則爲大
也

問足恭等可恥有甚於穿窬

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此二者過詔以事人
匿怨而面交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

問雍也可使南面段

寬洪只就仁字見之簡重則就不佞及居敬行簡見之然此須看寬洪簡重乃君人當然之常度仲弓特於此有合焉非專就仲弓起此意

問不遷怒段

更看理所當怒而不在血氣則伸縮由我自是不遷若怒自己起而不由於理則氣不能平必至於移甲加乙

問不貳過

有心背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過者誤也不必拘定以爲只在心術念慮之間不貳云者只是不再作若念慮間覺得爲過則便克了此念更不再作若於行上覺得爲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四

過則便克了此行更不再作只如此看甚明白不必過爲支離也

問顏子好學論

其本也真而靜只就人說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亦只一套接去真只是理卽所謂五性者靜亦卽是未發爾情循性而發則善不循性而發則不善非因所行之得失而後有善不善之分也其餘並已得之而以顏子就性情上用工夫發得尤爲親切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論心性情三者爲

一處更詳玩之

問喜愛欲如何分

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顏色愛則心中好之然未有取之之意欲則貪意直注於彼必欲拏將來矣

問程子論七情與孟子四端之情不同

情只是心之發子思只說箇喜怒哀樂四者到禮運詳而爲七情又就上生來愛自喜上生欲又自愛上生程子只是申明此說爾若展轉相生不已雖什伯千萬而無算者如大學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所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之類是也豈但七者而已哉若孟子論四端之情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五

乃專指其由仁義禮智之性而發者其言各有所當不必相比校也然七情之類亦未嘗不由性而發大抵心統性情其未發則性也心之體也其已發則情也心之用也情發於心而根於性雖古人諸說詳畧之不同固亦未嘗不相爲流通而發之有中節不中節則又係乎所養如何爾問橫渠說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知只是一知只有淺深真與未真爾橫渠說亦只是平說

而淺深皆用得不必過求不必泥着亦隨人用力旋旋加進如內外賓主之辨初學便當知此然天理人欲相爲勝負之幾最未易判也若到天理決然常在內而爲主人欲

決然不隨之追逐於外而爲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則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退自不能止過此方如車輪運轉不停非是放下全不用力前頭限量不由我非吾力所能料雖欲輟不用力而力自不能輟矣此卽日進無疆地位也然此等皆學者所未到之理非可以臆度想像而識須臨境而後知味也

問程子說心廣體胖這裏着樂字不得延平以明道吟風弄月爲初見濂溪時事

心廣體胖地位高自是樂之發散有自然安泰氣象人見其爲樂而自不知其爲樂也如何更着得樂字明道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雖云胸中快樂有自得之意然未免有形迹若鄰於乍見者未能恬然以爲家常茶飯底事所以延平疑其爲初見時事也

問程子說爲人欲見知於人謝氏說利爲適己自便南軒說有所爲三者不同

君子小
人儒章

欲見知於人便是求自利便便己而後爲之便是有所爲程謝張說更相發明初無異旨

問生理本直段

只是秉彝中許多道理本甚坦直何嘗有一毫嶮曲迂折如白孩童便知愛親是直妻子具而孝衰則不直矣長便

知敬兄是直終兄臂而奪之食則不直矣見孺子入井便怵惕惻隱是直納交要譽惡其聲則不直矣見牛齧鰓便不忍是直以羊易之則不直矣又廣而推之至於君臣之當有義夫婦之當有別居處之當恭執事之當敬與人之當忠理本甚直若沈湎淫佚若鑽穴踰牆若箕踞傲惰若相傾相詐則非其直矣似此等類皆可見

問程子以先獲如利仁是也段

先難後獲本文爲事而發若程子利仁之說乃於言外發此以警學者心術之微在學者雖以利仁之爲篤而亦當知利仁之爲非所謂地位亦未易定其優劣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七

問齊魯一變章集註謂施爲緩急之序

恐只是變齊之習至魯在所急而變魯之習至道在所緩以霸俗貴掃除之亟而王道須澹洽之深故也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段

博文之所以窮理約禮是約此理於吾身而已

問楊氏辨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之說

或人之說固失矣楊氏辨之雖得而所以主意亦未能無失也大抵皆是不得本文之義本文所謂極高明者是言有心處無私欲之累故恁地高明所謂道中庸者是言處事處無過不及之差皆由乎中庸而已今彼主意皆以理

論則是理有二致矣而可乎

問己欲立而立人章集註謂狀仁之體

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無所不愛其體自如此非姑指其及物處爲然也但不可偏靠此爲言爾

問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程子之說亦只是言其與物爲一而無所不愛之意然專靠此爲言則窮大而失其本當於此處觀天理所以流行無間之體則仁可識矣

問程子手足痿痺爲不仁段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故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生生不息者其本體也視物爲一而無所不愛者其用也夫子所答以己及人公乎天理流行無間者正是指言其體而用在其中矣程子集註所發明皆是不外此意

問默而識之段

不言而存諸心謂口雖不言而歷歷記在心也

問依於仁段

仁非萬理之總名所以該貫萬理而爲之總會也依仁則此心全體不昧而是理之在我者有所總會而主宰之矣
問志道據德章

初學須循四者之序而不可亂到成德後日用間四通八

達穿穴玲瓏方有更相爲用處

問用之則行段

此章文義固然然其主意大體更須看聖人道全德備其具在我顏子體道幾於聖人亦有其具故用舍行藏獨與夫子能之在他人則假使遇明王聖主之用亦無可行而舍之亦無可藏矣

問樂亦在其中段

若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方庶幾其有以得之矣

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有淺深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九

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係之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成之樂元不會動比之顏子不改係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爲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問子所雅言章說性與天道夫子不言

性與天道非聖人絕口全不言之但以此理元奧未易遽知非教人之所先耳其與學力到地位高者亦未嘗不一二言以發之如語子貢以天何言及贊易以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類但不如日用切近等事

常言之爾其曰不可得聞者亦姑言其大槩如此而在學者默而識之亦非是全用不言而解亦須畧憑聖人一二言爲之法然後從而準則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爾

問子不語怪章論鬼神造化之迹

造化之迹只是天地間造化之顯然可見處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來說大槩近之而未廣更詳之到無所不通處爲善

問桓魋其如予何段

曰天生德於予亦其至聖之實所不容揜處曰桓魋其如予何乃聖人極斷制以理雖臨患難而每自必如此無復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顧慮也

問二三子以我爲隱章論道果有隱顯之異否

如性與天道是深隱高遠處日用人事是淺近卑顯處然深隱高遠之理實流行乎淺近卑顯之中而淺近卑顯之事實根原於深隱高遠之處其分不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由其理之一所以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作止語嘿無非教也由其分之殊故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躐等而頓造也

問子以四教章

須知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存忠信又

所以萃是理於心者也

問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一心與盡心何別
一心是終始無間斷之息盡心是自盡於中而無隱之謂
言忠以人道言誠以聖人言忠以學者事言在聖人之誠
則天道也在聖人之忠則誠之發也在學者之誠則本然
之理也在學者之忠則近於誠矣

問程子曰忠信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文公語錄曰
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
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惟天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十一

也

五性之信是卽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之謂此理之總
名程子所謂實理者此也其見於用則發已而自盡者謂
之忠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是以人工夫得名程子所謂
以人言之者此也文公所引誠說亦正如此

問聖人者神明不測之號

聖與神無甚分別合而言之只一套事分而言之神只是
聖之不可知非於聖人之上又別有一等神人也所謂神
明不測者自其底蘊言之則淵而不可測自其施爲言之
則妙而不可測不可以偏看也

問我欲仁章

據一時言只我欲仁一念之興此心便在此仁便當時卽此而在矣此聖人示人親切直截簡潔明快處自足以起人歡欣愛慕疊疊不厭之心

問丘也幸苟有過章

吳氏之說甚善甚穩甚精甚密最發得聖人盛德酬酢從容中節之意更不容貶剝宜詳玩之

問程子謂巫馬期以告孔子孔子只得不答

程子之意以孔子旣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要同姓爲知禮自愛以爲己過又恐彰君之惡只可不答而已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十一

然以吳氏之說通之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是則彼此俱無妨礙非惟程子之所疑者不足疑抑以見聖人盛德之言隨觸而應自然從容中節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真可爲萬世法矣

問溫而厲威而不猛以氣稟言恭而安以氣習言

此皆聖人盛德充溢睟面盎背自然之容豈復可見氣稟氣習之所以然而何可以論

問泰伯父死不赴斷髮文身

此乃變中之正不可以常論蓋不如是則無以絕君國之念而成其讓矣

問動容貌章動正出三字

若以三字作重看爲用力處則正字可通而動出二字非其例也若作輕看則又有行信脚動話信口出之弊今只得平看其用工不在三字上而在三者之時

問所貴乎道者三集註新舊說

斯字猶必字意據曾子此章主意不在斯字上最重在貴字上動容貌以能遠暴慢爲貴正顏色以能近信爲貴出詞氣以能遠鄙背爲貴其意止此而已程子及門人發明究極三者之所以然則有平時涵養之功有臨事持守之力以平時涵養而言則工夫在上三句之前而下三句乃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十三

其效驗處斯字猶緩之斯來之斯謂其必能如此也以臨事持守而言則工夫在上三句之時而歸宿在下三句斯字猶聞斯行之之斯謂其必要如此也是二義皆曾子意之所未及集註舊本以爲脩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則申程門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以爲脩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申程門臨事持守之說也今攷之平時涵養之說雖有根原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口前而目下則疎闊有任其自爾如前所謂信脚動信口出之弊不若改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

於將死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終始兼貫其義爲長却皆在曾子三言之中起意於曾子正意不相悖所以集註如此改定而程子尹氏之發明有味不可廢亦必係之於其後也

問以能問不能章

理義無窮如何盡得顏子汲汲下問惟恐其有一理之不獲而已如何敢有必其盡之心若有必其盡之心則是自爲之限而學不能以日新矣犯而不校亦非只見理在而不見其有犯我者不專是所存之廣大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十四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三句

三句謂之君子者乃有學以成其才德者之事周公固不待說孔明正可當此若子孟輩只是資稟來厚朴實頭能鎮壓故做得贏爾他無可恃也

問程子曰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無以居之

二句亦明白不難曉如柳下惠是宏底人其流失之不恭則無規矩而難立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宏而能毅也伯夷是毅底人其流失之隘則是隘陋而無以居之然夷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宏也宏而能毅則和而不流而

有規矩矣毅而能宏則中立而不倚而有以居之矣

問民可使由之章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

理之當然如父慈子孝之類亦是大綱說其纖悉曲折乃是中間慈孝節目如內則許多事件之類皆日用常行當然底非謂其所以然者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

問學如不及章

此章大意說爲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接此發明恐失之意纔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非是常持此二句之心不得放過也

北溪全集第三門卷四

答問

十五

問唯堯則之章尹氏說

尹氏說當與前合作一意看無爲而成是大裏面事準則之以治天下亦是德裏面事

北溪先生全集第三門卷四終

